

沪渎码头

杀牛公司与安南巡捕

文 / 沈嘉禄

老里八早

老画家贺友直每个礼拜一趟夜光杯上有个专栏老灵个，图，画得传神，文字，写得有趣，老先生对甬个世界个看法伕体现在垃里向了。前两期伊画了外国坟山跟杀牛公司，我看了交关亲切，因为我生于兹长于兹。外国坟山就是今朝个淮海公园，老先生讲得勿错，但勿是全部。垃我刚刚读小学个辰光，外国坟山垃西边还保留了一小块，有一人多高个围墙圈起来，大门上挂仔一把铁锁。有一次放学，我跟一帮同学翻墙头进去。嚯！野草长得半人高，墓穴半埋，整齐划一，厚厚个墓碑却横七竖八散落一地，墓碑上刻有星月形图案和英文字母。夕阳西下，虫鸣唧唧，我第一次感悟了啥个叫做荒凉。

过了勿多久，甬坎坟地就被铲平了，盖起了居民楼。

杀牛公司所在地，老上海称之为南阳桥，前门垃西藏南路，后门垃崇德路。小辰光上幼儿园，就须

从杀牛公司后门经过，穿过一条弄堂，到西藏南路。弄堂过街楼下有几个哑子摆了一个修鞋摊，前勿久我特地从甬条叫作文元坊个弄堂里穿过，过街楼下面个一口水井居然还垃海。伊个辰光，杀牛公司后门每天会有马车得得赶来，车上装一个椭圆形大木桶，杀牛公司会从一根贴着墙头个管子里放出肉汤，接到木桶里。热气腾腾个肉汤呈混浊个牙黄色，一股腥膻，路人齐掩鼻而过，但对我甬个难得吃一趟肉个小赤佬来讲却是极大个刺激。领我回屋里个姐姐告诉我，甬个肉汤是送到乡下头喂猪罗个。

杀牛公司大概是老早底法国人拉租界内创建个，解放后就成了肉类加工厂，伊拉前门有一个门市部。小辰光老爸经常拨我两角钱，叫我去买一包猪肉或者夹肝，权作中饭小菜。当时个猪肉还加了点硝，肉色微红，味道老香。夹肝生拉猪肝旁边，窄窄一条，加五香粉红烧，嚼起来蛮有劲。还有糖醋小排、

桂花肉、方腿、红肠等，弹眼落睛个是酱汁肉，油光锃亮，方方正正，垃搪瓷盘子里排得像个等待检阅个方队，阿拉吃勿起。有一天中午我正好拉排队买猪头肉，看到一个交警买了一斤酱汁肉，打开纸包就拉拉路边一块接一块大嚼起来，甬天大概是伊发工资吧，猛补油水。我看拉眼里，一个劲个咽唾吐水，心想等我长大了，上班领了工资，也放开肚皮吃伊一斤酱汁肉！

现在杀牛公司要拆了。太仓路东抵曙光医院，朝右一偏，顺着拓宽了个崇德路从甬搭里与西藏路接通。今年上海书展辰光，我参加了一个新书研讨会，“在京海派”出版界老前辈沈昌文先生从北京赶来，伊拉发言时讲到出租车司机居然勿晓得有个南阳桥杀牛公司，我马上向沈老汇报，请沈老方便时去看一眼，再过几天伊将要垃上海版图上消失了。

其实，即将消失个何止是杀牛公司！整条崇德路也垃发生变化，

将成为新天地后期，我老家垃 131 地块，绝大部分居民都搬走了。小辰光常常听姆妈讲“勒格纳路”甬个老拗口个路名，就是崇德路垃法租界时个前身。甬条路垃靠近东台路古玩市场个地方还有一个安南巡捕个兵营，解放后成了吕庙区第一中心小学，再后来成了卢湾区第三中心小学。等我读中学时，伊摇身一变又成了凌云中学，甬是特定时期个应急措施，我就拉甬里读了四年中学。登上五层楼平台，极目远眺，大上海一览无遗。法国人当年建甬个兵营是花了一点代价个，连赭红色个地砖都是从法国运来个，淘气个中学生想砸烂伊拉，也勿哪能容易！现在伊也要拆了，听说瑞安集团要垃此地建造一幢浦西最高楼。

今年上海开埠 170 周年，甬个兵营要是建成上海租界史料馆就好了，但又一想，上海历史博物馆到今朝还没落实馆址呢，租界史料馆就省省心吧。

讲到重阳节，起头要讲一讲重阳节个来历。“重阳”选个词是依据《易经》里“以阳爻为九”推出来个。九月初九，两个九碰拉一道，便叫仔重九。《易经》里九为阳，两个阳合拉一道便称重阳。重阳习俗早垃秦、汉辰光，就已经形成，到仔唐代，才被正式个定名叫重阳节。

古人讲九是个不祥数字，九后头就是零，由盛转衰；九九归一，便要从头来过，告老九会拔灾难帮拉人类。晓得迭个讲法后，但凡逢九月九，大家伙从屋里走出去，迓到高处（山上头）避灾，还要勒拉身上头佩插茱萸驱赶魔鬼。葛末就产生仔交关个习俗：登高、佩插茱萸、赏菊、饮菊花酒……据史书上讲：汉代辰光京城长安（现在个西安市）东南面，有一处名叫“乐游苑”个高地，是京城里向最高个地方，逢到重阳大家伙登迭个高地，辰光长了人们就伙称“登高”。后人不管是登山、登岗、还是登楼、阁、登塔，依照前人个叫法伙讲“登高”。

上海呒没高山（地），重阳节大家伙只好登楼阁、逛庙宇，象征性个登高。《松南乐府》里向写：“黄菊告重阳，北郭军台登振武，西郊佛阁蹑沉香，东更上临江。”振武，就是老早个振武台，旧城北门个敌楼，后来又改名叫玄武楼。沉香，就是沉香阁，老早仔西郊个佛阁。临江，就是老早东门个临江阁，后来个名字叫大悲楼；城东还有一座丹凤楼，楼上有奎宿阁，高三层。立拉阁上观看城里，城外个风景邪气好。老早个辰光，城里向人伙欢喜登迭个。还有大境阁、豫园个假山，伙是重阳登高个好地方。

重阳节除仔登高，还有吃重阳糕个习俗。上海地方做个重阳糕，是垃粳米粉里向掺仔一眼眼糯米粉，做成小块个放垃灶头浪向蒸熟。颜色黄黄个，叫卖辰光糕上还插拉一面小个三角旗。清代李行南写个竹枝词讲：“餐饵谈家名最优，题糕醉菊酒新莺，携朋共有龙山兴，海邑龙山是凤楼。”餐饵就是糕点，甬搭就是指个重阳糕，以谈家做个名气乓乓响。不过，后来个嘉定、川沙高桥个松糕，也交关个有名气。老早个辰光，也有人家拔重阳糕切成小片，贴拉儿女们个额头上向，祝福儿女们百事顺利，日日俱高。

赏菊也是重阳节个重要习俗。上海老早仔是垃豫园萃秀堂个外头，重阳节常常举办菊花会。所有个名贵菊花伙集中拉一起，摆开来按参观个游人观赏。还要按“新巧、高贵、珍异”三条标准，评选出花魁。清代个王韬拉《瀛浦杂志》里向，描述了当时个情景：“瘦石疏台，曲廊小榭，已觉萧然有秋意，绕湖石折而东北，境地开朗，遥见菊影婆娑，毕呈眼底；徘徊而入，则万卉齐花，高低疏密罗列堂前，隼几湘帘，瓷盆竹格，无不尽态极妍，争奇斗胜。”秦荣光个竹枝词里向也写：“菊花上海最名闻，粗细园中两种分，一种独推城里有，潘家白品质超群。”花大如碗口则称粗品，各色剪枝、西施、狼牙个伙称细品。花瓣成簇球状则称潘家白。

上海老早辰光个重阳节

文／邵顺祥

远开一点

老工资

文 / 彭瑞高

姆妈工资 104 元，几十年不变，大家笑她是“老工资”。一位老干部跟我说，他当年行政 16 级，副处，工资 110 元；还有一位老高工说，他年轻时当工程师，技术 9 级，工资 102 元。这样一看，姆妈工资不算低。当年大学生转正，工资也不过 55 元；普通工人的月工资，大多是五六十元。姆妈当的是医院护士长，用今天标准来说，大概可算“中级职称”了。

姆妈这笔工资，要养一家门。单我们姐弟三人的读书开销，就够她吃紧的。三年困难时期，我们人小胃口大，几乎把她的工资全吃光。那时有钱人家，可以买“高级点心”来“加油水”，而姆妈这点工资根本买不起，一家人的“定量”又

低，饿肚皮是常事。

凭这点工资，姆妈省吃俭用，还是让我们过上了体面的生活。她把压箱底衣裳翻出来，请裁缝改改给阿姐穿，样子还来得好看；阿哥衣服穿旧了，姆妈就改了我穿。我有时嫌难看，姆妈就说：“男小人，外表好看有什么用，内秀才是顶要紧的。”

好在当时物价低，姆妈这点工资还经用。开学那天，我缴学杂费 5 元，书簿 2 元 5，包饭费 7 元，添双田径鞋 3 元，买支铨金笔 2 元 8……样样不缺。但中小学同一天开学，姐弟三人全伸手问姆妈要钱时，她总要皱紧眉头，捂紧那只包包，连讲：“吃不消，真吃不消！”

沪语童谣

外婆桥

创作 / 王成荣

摇啊摇，摇啊摇，
一摇摇到外婆桥。
外婆桥浪练街舞，
一板一眼有腔调。

伊要参加达人秀，
拉我困困一道跳。
外婆起劲搭我讲，
尝尝冠军啥味道！

小饭摊

文 图
／ 沈寂
／ 范生福、范思田



我父亲从农村到上海，在十六铺码头当脚夫。每天一根杠棒和別人合扛一袋袋棉花，一前一后走抖动摇摆的“跳板”，把“货色”搬到舢板船上。工头发给你一根竹签，一天下来，几根竹签换十多个铜板，到码头旁小马路边的小饭摊吃饭。铜钱有限，每

顿三碗白饭，一碗黄豆汤。别的小菜价钿大，碰也不敢碰。只用鼻头闻闻香味解馋。有时候，货多，自己多用力气，也多赚钱，就吃得好一些。黄豆汤里加几根肉丝，汤喝完，肉丝放在嘴里嚼，舍不得咽下去，让鲜味在嘴里一直留到梦里。

闲话闲画

自行车，上海人称伊为脚踏车。大多数人伙会骑脚踏车。就算现在，我相信勿会踏脚车个朋友也要比会开汽车个人少。老早上海人屋里向多多少少会有一辆脚踏车。弄堂个过街楼下，屋里个天井里，楼梯下个角落里都是大家停车子个地方。伊个辰光假使弄堂有人被偷走了一辆脚踏车，肯定可以算是一桩大案了。里委干部、户籍警要来走访调查，一定要捉出迭只贼骨头来。上海生个脚踏车是全国个名牌——永久 18 型、凤凰 13 型。小青工上班工作之后买一部永久、凤凰脚踏车来踏踏，伊个风光程度不亚于现在小白领开一部奥迪、本田。

我高中毕业个当口是 1966 年热天。我借了一部同学个“老坦克”。上海人把又破又旧个脚踏车叫做“老坦克”，车子上样样会响，就是铃勿响。要好个同班同学杨

车子踏到苏州去

文图 / 阿仁



吕冰问体育老师张先生借一部脚踏车：“阿拉到淮海路去买点文具，踏车子去，一两个钟头还车子拨依……”张先生爽气：“当心点，勤闯祸！”阿拉两个原本是想去复旦大学看看大字报个。一上路就突发奇想，难得有甬样个好机会，踏脚踏车到苏州去，到苏州观前街去白相白相。一切都呒没准备过，两个人袋袋里也只有几块洋钿。管伊了，

开路！甬是第一天下半个两、三点钟。先踏到了曹家渡。从曹家渡到安亭是一条曹安路，柏油马路，一路飞奔，一点勿吃力。到了安亭，买了几只大饼充饥，又继续上路。天终于黑了。踏上了上海到苏州个公路，勿是柏油路了，是有点坑坑洼洼个石子路了。公路上呒没路灯，一团漆黑。借着夜色，隐隐约约可以认出一条灰白个公路来。阿拉

是闷头踏车子，拼命踏车子。终于饿了，渴了。寻到离公路勿远个农民屋里向去讨口水喝，歇歇脚。乡下个老农民伙客气非常，不收茶水铜钿，还为阿拉指路。就甬能歇歇停停、停停歇歇，阿拉凭着几只大饼几口水就踏进了苏州城。算了一算，从上海到苏州，踏了六、七个钟头个脚踏车。后来才晓得这条公路长 100 公里。刨去休息辰光，阿拉个平均车速为十六十七码。当夜，两个人露宿街头，向解放军学习了。

有了脚踏车，第二天阿拉两个畅游姑苏城。还辣虎丘山下拍了一张照片留下纪念。甬张黑白个照片我已经寻勿到了。杨吕冰同学，依还珍藏着吗？呒没再辣苏州过夜，第二天夜里又骑车狂奔，到第三天凌晨前，骑了脚踏车回到了上海。唯一对不起个是张先生，让伊为阿拉担心了好几天。此后个几年里，我又约了同学踏车子去过常熟、无锡甚至杭州。去杭州路长，用了两天。现在去杭州个天堂坐高铁，四十分钟。

我现在还骑一部永久牌脚踏车。新车。回头率颇高。常常有人问我：“啥地方买个？我也想弄一部……”